

英语亲属词的概念表征

——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

王丹, 龙璐娇, 张积家

【摘要】通过三个实验,探查英民族英语亲属词的概念表征,分析英、汉亲属词的概念表征差异及产生原因。实验1使用自由分类法探查英语亲属词概念结构,发现包含两个维度:(1)血亲/非血亲;(2)核心家庭成员/非核心家庭成员。实验2探查英语亲属词加工的空间隐喻。结果发现,英民族在加工不同辈分亲属词时出现了部分的上下位置隐喻一致性效应,长辈亲属词出现在空间上方加工得快,晚辈亲属词出现在上方和下方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实验3发现,英民族在对同辈的长幼亲属词加工中不存在左右的隐喻一致性效应。英语亲属词概念表征的特点体现了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

【关键词】英语亲属词 概念表征 概念结构 隐喻一致性效应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亲属词空间隐喻表征的效应与机制研究”(16YYB024);国家民委重点课题“少数民族学生双语学习认知规律研究”(2017-GMA-004)

【收稿日期】2017-12-20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8)05-0070-10

一、引言

亲属关系基于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而形成,蕴含着丰富的遗传、婚姻、社会和文化信息。研究表明,人类理解概念受知识经验和情境影响。^[1]亲属概念是社会概念,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心理学重视研究亲属词的概念表征。表征(representation)是信息在人脑中的组织形式。亲属词概念表征的研究包括亲属词概念结构研究和亲属词隐喻方式研究。研究不同语言的亲属词概念表征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民族的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更好地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增进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

(一) 亲属词的概念结构

概念结构是概念的表征方式之一,它涉及概念的构成因素以及范畴中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人类头脑中的概念组织与词汇的分类学组织具有较大的差异。^[2]不同的亲属称谓反映了人类对亲属分类的愿望,这种分类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实,对使用这种亲属称谓的人的亲属关

系认知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尔雅·释亲》按照血缘和婚姻将汉语亲属称谓分为婚姻、父党、母党和妻党,反映了古代汉族人对亲属关系的认知。^[3]Lounsbury调查了北美洲印第安人森加纳语言中的亲属词,发现了辈分、对象的性别、父系/母系、性别一致/性别非一致共四个语义成分。^[4]Leech发现,Njamal语亲属词包括辈分、性别、年龄等语义成分。^[5]张积家和陈俊发现,汉语亲属词概念结构由五个因素构成:(1)远亲;(2)姻亲;(3)表亲和叔伯亲;(4)近亲;(5)养亲。^[6]汉语亲属词概念结构有两个维度:(1)亲属的亲密度;(2)姻亲/非姻亲。^[7]之后,张积家及其合作者又相继研究了汉族儿童和青少年^[8]、纳西族大学生^[9]、摩梭中学生^[10]、傣族中学生^[11]、彝族和白族大学生^[12]、基诺族中学生^[13]、维吾尔族大学生^[14]的亲属词概念结构,发现可以成为亲属词概念结构维度的语义特征有:(1)亲属的亲密度;(2)亲属关系的性质(姻亲/非姻亲、近亲/非近亲);(3)辈分;(4)性别;(5)照顾者/被照顾者;(6)婚前的亲属亲密度;(7)婚后的亲属亲密度。^[15]

对比纷繁复杂的汉语亲属词,英语亲属词要简单许多。重要的英语亲属词只有十余个。Wallace 根据直系、旁系标准,将英语亲属词分为三类:(1)直系亲属,包括 father(父亲)、mother(母亲)、grandfather(祖父/外公)、grandmother(祖母/外婆)、son(儿子)、daughter(女儿)、grandson(孙子/外孙)、granddaughter(孙女/外孙女)及其配偶;(2)一层关系旁系亲属,包括 sister(姐姐/妹妹)、brother(哥哥/弟弟)、uncle(伯父/叔父/舅舅/姑父/姨父)、aunt(伯母/婶母/舅妈/姑母/姨母)、niece(侄女/外甥女/内侄女)、nephew(侄子/外甥/内侄)及其配偶;(3)二层关系旁系亲属,主要是 cousin(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及其配偶。^[16] Goodenough 除了考虑直系和旁系以外,还考虑了代际、夫妻关系等因素,将英民族的亲属关系分为五类:(1)近亲,包括 father、mother、son、daughter、sister、brother;(2)二层关系直系亲属及叔伯亲,包括 uncle、aunt、nephew、niece、grandfather、grandmother、grandson、granddaughter;(3)表亲,即 cousin;(4)配偶,包括 husband(丈夫)和 wife(妻子);(5)其他亲属,如 great-grandfather(曾祖父/曾外祖父)、step-father(继父)、adopted daughter(养女)等。^[17] 卢培培运用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分析发现,汉、英亲属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分散性与集中性的差异。汉语亲属词比英语亲属词分散。(2)特指性和概括性的差异。汉语对每一亲属都有特定的称谓,英语对有相同特征的亲属只用一个词来概括。汉语亲属词考虑、英语亲属词不考虑的因素有:①父系与母系的区分;②年长与年幼的区分;③男性与女性的区分。如“cousin”既可以指堂兄弟、表兄弟,也可以指堂姐妹和表姐妹。(3)通用性的差异。汉语亲属词可以超出词汇所表达的亲属关系,用作礼貌语,如“爷、奶、叔、哥、姐、弟、妹”等,而英语亲属词却无此功能。^[18] 石安石指出,对 23 个英语亲属词的描写只需要使用四个语义成分:(1)辈分;(2)近亲/非近亲;(3)姻亲/非姻亲;(4)性别。^[19] 然而,对英语亲属词的分类大多采用语义分析法,分类也大多从功能的角度出发,未从概念表征的角度来说明。^[20] 也未见有对英民族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研究。英民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如何?英民族、汉民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是否存在差异?

(二) 亲属词的隐喻表征

相对于概念的结构,概念的隐喻表征是更深层次的认知机制。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隐喻是通过熟悉、简单、具体、有形的始源域概念,来表达和理解生疏、复杂、抽象、无形的目标域概念,进而实现抽象思维。^[21]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式,它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人们参照熟悉、简单、具体、有形、有明确界定的概念来认知生疏、复杂、抽象、无形、难以定义的概念,形成了概念之间互相关联的认知方式。^[22] 在具有统一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的文化中,这些互相关联的概念就形成了一致的隐喻系统,这种隐喻系统反过来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

根据 Lakoff 和 Johnson 的分类,隐喻可以被分为结构隐喻、本体隐喻和方位隐喻三类。方位隐喻运用空间方位概念(如上下、左右、前后、内外、远近、深浅、中心-边缘等概念)来理解其他概念。^[21] 在人类的具体概念里,空间关系首先产生且最为熟悉。在主体身体与外界事物的接触中,空间关系能够直接被感受到,因而是人类概念系统的核心。^[23] 空间隐喻属于意象图式隐喻,它以空间域为始源域,将空间概念投射到目标域,通过空间概念来理解非空间概念。上下、左右意象图式和抽象概念通过隐喻建立的映射相互作用。在汉语中,人们经常使用上下的空间概念来隐喻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概念,如“上周”和“下周”。^[24,25] 人们还运用上下的概念来隐喻辈分的概念,如“上一代”和“下一代”。英语词“up”和“down”也具有丰富的隐喻义。“up”与好的或者等级高的事物相联系,“down”与坏的或者等级低的事物相联系。例如,“hand up”表示“上交”,“look down”表示看不起。^[26] 虽然在英语中辈分的概念并不直接使用上下空间隐喻,如“former generation”(前一代)和“future generation”(未来一代),但是,在英语中也存在辈分的上下隐喻,如“This ring has bee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这枚戒指已经代代相传下来),这里的“down”就是一种辈分的上下隐喻。左右隐喻在语言中也很常见。例如,在汉语中常用“左右”来隐喻数量、时间或年龄。在汉语中,“左”一般隐喻较少、较短、较小等概念,“右”一般隐喻较多、较长、较大等概念。“右”比“左”更具有积极含义。在汉代以

后,“右相”的职位比“左相”更高。在英语中,同样存在“贬左尊右”的现象。例如,“right”一词本身就具有“正确”“对”的含义,据说这是因为耶稣坐在上帝右侧的缘故。在英语中,含有“right”词根的词汇都具有褒义,如“upright”表示“正直”;含有“left”的词大都具有贬义,如“left-handed”有“笨拙、愚笨”之意。虽然在英语中表示左右的方位词并不直接隐喻数量、时间或年龄,但不能说这种表征在心理层面就不存在。^[27]例如,人们从左至右排列日期,较早的时间排在左边,较晚的时间排在右边。在用左右表征年龄时,英语和汉语一样,左边隐喻较小的年龄,右边隐喻较大的年龄。研究发现,刺激所在的空间位置与隐喻的映射方向一致,抽象概念加工快;刺激所在的空间位置与隐喻的映射方向不一致,抽象概念加工慢,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隐喻一致性效应”(The Metaphor Congruency Effect)。褒贬词的加工激活了上下意象图式。^[28-30]地位、权势高的词呈现在空间上方加工快,地位、权势低的词呈现在空间下方加工快。^[31]人们将过去的物体或事件投射于身体的左边,将未来的物体或事件投射于身体的右边。^[32,33]

近年来,研究者通过隐喻范式研究亲属词认知,通过考察亲属概念和空间概念是否存在“隐喻一致性效应”来揭示亲属概念的认知基础。例如,张积家等人利用隐喻范式考察汉族、羌族、摩梭人、朝鲜族的亲属词认知,揭示了亲属概念的隐喻表征。^[23,34,35]研究发现,个体在亲属词语义加工中激活了空间概念,如亲属词所蕴含的辈分概念激活了羌族、汉族、纳西族被试的垂直空间概念,长幼概念激活了汉族被试的垂直空间概念、朝鲜族被试的部分垂直空间概念和纳西族被试的部分左右空间概念,血缘概念激活了汉族被试与纳西族被试的内外空间概念。研究结果支持汉族人具有亲属辈分意识,但亲属长幼意识变弱的结论。英民族存在怎样的亲属辈分意识和亲属长幼意识?目前还缺乏实证研究。英语亲属概念的隐喻表征如何?英民族和汉民族在亲属制度上具有不同的文化图式,这是否会影响两个民族对亲属词的空间隐喻?当亲属词在空间的不同方位(上、下、左、右)出现时,英、汉两个民族对亲属词做语义加工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空间隐喻一致性效应?基于此,本研究欲考察英

民族的英语亲属词概念表征。实验1采用自由分类法考察英民族的英语亲属词概念结构,实验2和实验3采用空间隐喻认知范式考察英民族在英语亲属词语义加工的辈分概念和长幼概念上是否存在空间隐喻一致性效应。

二、实验1 英民族英语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研究

(一) 被试

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58名,母语为英语。男生27名,女生31名,平均年龄21.13岁。

(二) 材料

38个英语亲属词。基本上对应于张积家和陈俊对汉族研究中的62个亲属词。英、汉两民族的亲属称谓系统属于不同类型,根据摩尔根的亲属称谓分类法^[36],英语亲属称谓属于类别式,同一类亲属使用同一称谓,汉语亲属词属于描述式,对每一亲属都有特殊的称谓,因而英、汉亲属词之间并不对称,存在一对多的情况,英语亲属词在数量上比汉语亲属词少得多。其中,一层关系亲属有father、mother、son、daughter、sister、brother、wife、husband八个词;两层关系直系亲属有grandfather、grandmother、granddaughter、grandson四个词;表亲与叔伯亲有uncle、aunt、cousin、niece、nephew五个词;姻亲有son-in-law(女婿)、daughter-in-law(媳妇)、father-in-law(岳父/公爹)、mother-in-law(岳母/婆婆)、grandson-in-law(孙女婿)、granddaughter-in-law(孙媳妇)、sister-in-law(妻姐/妻妹/大姑姐/小姑子)、brother-in-law(妻兄/妻弟/大伯哥/小叔子)、niece-in-law(侄媳妇/内侄媳妇)、nephew-in-law(侄女婿/内侄女婿)、cousin-in-law(堂兄妹/表兄妹)11个词;养亲和继亲有adoptive father(养父)、adoptive mother(养母)、foster daughter(养女/义女)、foster son(养子/义子)、step-son(继子)、step-daughter(继女)、step-sister(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姐妹)、step-brother(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step-father(继父)、step-mother(继母)十个词。将38个亲属词随机排序,打印在卡片上。

(三) 程序

实验的指导语为:“Please categorize the following kinship terms freely. And generally write the reasons.”(“请你将下述亲属词自由分类,并写下分类

理由。”)在分析结果前,先将单个被试的分类转换成 38×38 的相异矩阵:如两个词分在同一类,就在两个词交叉点上记作 0,否则记作 1。将 58 个被试的分类叠加,利用 SPSS(10.0)的多维标度法和聚类分析法分析,确定英语亲属词语义空间的维度和聚类。以压力值(Stress)和 RSQ 值为指标,前者表示观察距离与模型距离的一致性,越小拟合越好,后者是距离变异可由模型距离解释的百分比,越接近 1 越好。用多维标度法得到语义空间图和各亲属词在不同维度上的坐标值,再对坐标值进行分层聚类分析,得到英语亲属词的分类树状图。

(四) 结果与分析

被试平均分为 4.10 类。结果经多维标度法处理后,适合二维度解,Stress=0.14,RSQ=0.93。图 1 为英语亲属词的语义空间图,图 2 为其分类树状图。

由图 1 可见,英民族的英语亲属词语义空间有两个维度:(1)血亲/非血亲。横轴从右到左,右边的亲属属于血亲,左边的亲属属于非血亲;(2)核心家庭成员/非核心家庭成员。纵轴从下到上,下方的亲属是核心家庭成员,上方的亲属是非核心家庭成员。从图 2 可知,亲属词被聚成了两大类、四个子类。两大类为血亲与非血亲,四个子类为:(1)近亲(血亲、核心家庭成员),包括八个词。(2)二层关系直系亲属及表亲/叔伯亲(血亲、非核心家庭成员),包括九个字。uncle 和 aunt 在英语中既包含有血亲(伯父、叔叔、舅舅、姑姑、姨妈),也包含有非血亲(伯母、婶婶、舅妈、姑父、姨父)。由图 1 可见,它们位于血亲/非血亲的分界处,但处于 5 血亲的界限内,说明在英语被试看来,血亲的成分在这两个词的语义中更加重要,而且它们与其他非血亲词

有显著区别。(3)姻亲(非血亲、非核心家庭成员),包括 11 个字。(4)养亲和继亲(非血亲、核心家庭成员),包括十个词。具体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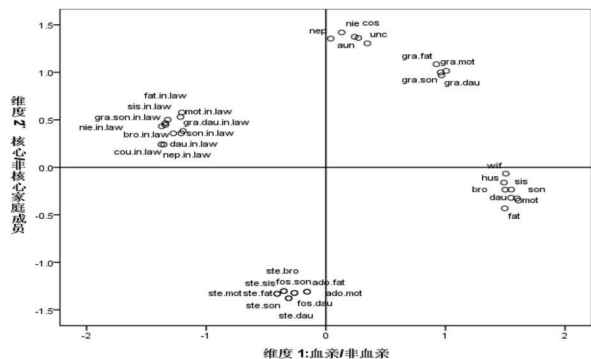


图 1 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英语亲属词的语义空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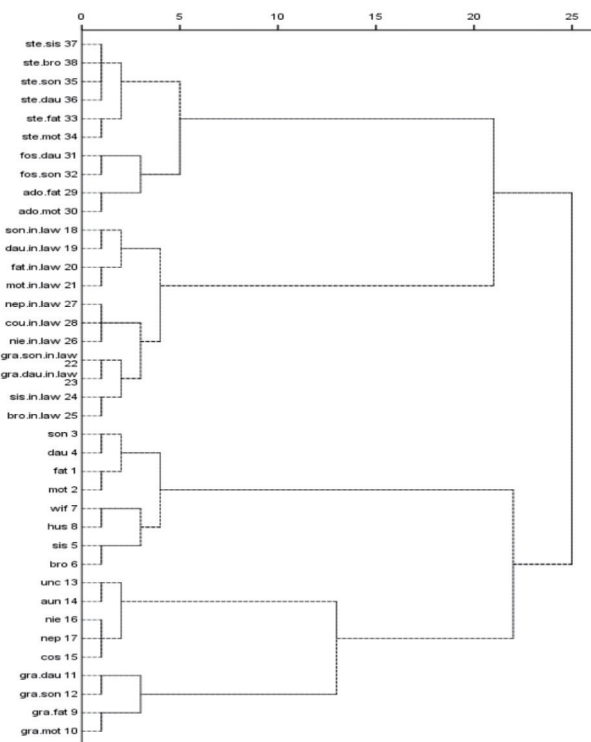


图 2 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英语亲属词的分类树状图

表 1 英民族被试对英语亲属词的分类

类别	核心家庭成员	非核心家庭成员
血亲	1. 近亲: father, mother, brother, sister, son, daughter, wife, husband	2. 二层关系直系亲属及表亲/叔伯亲: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grandson, granddaughter, uncle, aunt, cousin, nephew, niece
非血亲	3. 养继亲: adoptive father, adoptive mother, step-father, step-mother, step-brother, step-sister, step-son, step-daughter, foster son, foster daughter	4. 姻亲: father-in-law, mother-in-law, brother-in-law, sister-in-law, niece-in-law, nephew-in-law, cousin-in-law, son-in-law, daughter-in-law, grandnephew-in-law, grandniece-in-law

实验 1 中英民族的英语亲属词概念结构显示了英民族对血缘关系和核心家庭的重视,这与汉语

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值得重视。

三、实验2 英语异辈亲属词加工中的上下空间隐喻

(一) 被试

34名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男生16名,女生18名,平均年龄为20.50岁。母语为英语,未参加实验1。

(二) 设计

2(亲属词类型:长辈亲属词/晚辈亲属词)×2(刺激的呈现位置:上方/下方)被试内设计。实验范式为词汇语义决定。被试做出词汇语义决定的反应时和错误率为因变量。

(三) 材料

28个英语亲属词,长辈亲属词和晚辈亲属词各14个。长辈亲属词包括 great-grandfather、great-grandmother(曾祖母/曾外祖母)、grandfather、grandmother、father、mother、uncle、aunt、father-in-law(岳父)、mother-in-law(岳母)、adoptive father、adoptive mother(养母)、step-father(继父)、step-mother(继母);晚辈亲属词包括 son、daughter、grandson、granddaughter、niece、nephew、great-grandson(曾孙、曾外孙)、great-granddaughter(曾孙女/曾外孙女)、son-in-law(女婿)、daughter-in-law(媳妇)、foster daughter(养女)、foster son(养子)、step-son(继子)、step-daughter(继女)。28个非亲属词,如 teacher(教师)、professor(教授)、doctor(医生)等,作为填充材料。30名未参加实验的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采用7点量表对亲属词做熟悉性评定:7表示“非常熟悉”,1表示“非常不熟悉”。统计检验表明,长辈亲属词与晚辈亲属词的平均熟悉性(6.31 vs. 6.27)差异不显著, $t=0.71, p>0.05$ 。

(四) 程序

首先,在计算机屏幕的中央呈现“+”注视点500ms,接着在屏幕的上方或下方呈现词语,要求判断词语是否是亲属词:如是,按F键;如不是,按J键。半数被试按此规定按键,半数被试相反。按键后,词语消失,空屏800ms,进入下一试次。计算机自动记录反应时和反应正误,计时单位为ms。实验材料按随机顺序呈现。长辈亲属词出现在屏幕的上方、晚辈亲属词出现在屏幕的下方为隐喻一致条件,长辈亲属词出现在屏幕的下方、晚辈亲属词出现在屏幕的上方为隐喻不一致条件,每个词分别在屏幕的上、下方各呈现一次。

(五) 结果与分析

一名被试正确率低于90%,被删除。反应时分析前,删除错误反应和 $M\pm 2.5SD$ 外的数据。错误率很低,而且分布均匀,故不分析。实验结果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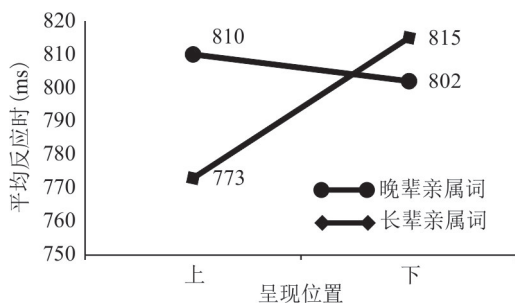


图3 英语被试对英语异辈亲属词判断的平均反应时 (ms)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亲属词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2) = 1.26, p>0.05$;刺激呈现位置的主效应显著, $F(1, 32) = 2.24, p<0.05, \eta_p^2 = 0.12$;亲属词类型和刺激呈现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32) = 3.99, p<0.05, \eta_p^2 = 0.14$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长辈亲属词在屏幕上方呈现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在屏幕下方呈现的反应时, $p<0.05$;晚辈亲属词呈现在屏幕上方和下方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p>0.05$ 。

实验2显示,英民族在英语亲属词语义加工中出现了部分的辈分-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表明英语亲属词的辈分概念与上下空间概念有一定的映射关系。但是,这种映射关系只反映在“长辈-上方”的关系中。这说明,英民族和汉民族一样,具有尊敬长辈的意识,但他们对待晚辈的态度却与汉族人存在区别。汉民族的长幼尊卑意识非常强烈,认为晚辈“是比自己小的人”“需要对自己表示尊敬”,晚辈如果直呼长辈的名字会受谴责。英民族对待晚辈的态度更多的是平等和宽容,他们不强求晚辈尊敬自己,更希望与晚辈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

四、实验3 英语平辈亲属词加工的左右隐喻研究

(一) 被试

35名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男生16名,女生19名,平均年龄为20.34岁,母语为英语。未参加实验1和实验2。

(二) 设计

2(亲属词类型:平辈的年长亲属词/平辈的年幼亲属词)×2(刺激的呈现位置:左方/右方)被试

内设计。实验范式仍然为词汇语义决定。被试做词汇语义决定的反应时和错误率为因变量。

(三) 材料和程序

12个平辈英语亲属词,其中六个平辈年长亲属词包括 older brother(哥哥)、older sister(姐姐)、older step-brother(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哥)、older step-sister(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姐)、older brother-in-law(姐夫)、older sister-in-law(嫂子);六个平辈年幼亲属词,包括 younger brother(弟弟)、younger sister(妹妹)、younger step-brother(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弟)、younger step-sister(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妹)、younger brother-in-law(妹夫)、younger sister-in-law(弟媳)。12个非亲属词,如 younger pilot(年轻的飞行员)、older policeman(年老的警察)等,作为填充材料。30名未参加实验的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采用7点量表对亲属词做熟悉性评定:7表示“非常熟悉”,1表示“非常不熟悉”。统计检验表明,平辈年长的亲属词与平辈年幼的亲属词的平均熟悉性(6.51 vs. 6.57)差异不显著, $t=0.74, p>0.05$ 。平辈年长的亲属词呈现在屏幕左方、平辈年幼的亲属词出现在屏幕右方为隐喻一致条件,平辈年长的亲属词呈现在屏幕右方、平辈年幼的亲属词出现在屏幕左方为隐喻不一致条件。因为词汇选择的限制,材料数量较少,故每个词分别在屏幕上、下方各出现两次。程序同实验2。

(四) 结果与分析

两名被试的正确率低于90%,被删除。反应时分析前,删除错误反应和 $M \pm 2.5SD$ 外的数据。错误率很低,而且分布均匀,故不分析。实验结果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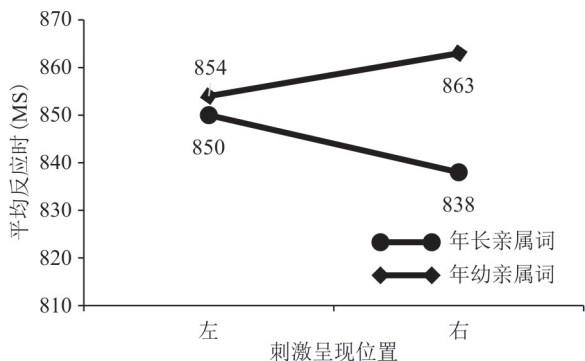


图4 英语长幼亲属词判断的平均反应时

反应时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亲属词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2) = 1.03, p>0.05$;刺激呈现位置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2) = 0.01, p>0.05$;亲属

词类型与刺激呈现位置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32) = 1.267, p>0.05$ 。这说明,英民族在平辈亲属词语义加工中不存在长幼与左右联系的隐喻一致性效应。也就是说,在英语亲属词语义加工中,长幼概念与左右位置不具有映射关系。

五、讨论

英民族与汉民族是世界上的两大民族,也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代表性民族。比较两个民族的亲属词概念表征有助于理解本研究的发现,从中看出亲属制度、语言与文化对亲属词概念表征的影响。因此,将本研究的结果、张积家和陈俊对汉族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研究结果^[7]以及和秀梅等人对汉族长辈亲属词上下空间隐喻^[34]和平辈长幼亲属词左右空间隐喻的研究结果^[35]进行比较。

(一) 英民族与汉民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比较

英民族与汉民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汉民族将汉语亲属词聚成近亲、二层关系直系亲属、表亲和叔伯亲、养/继亲、姻亲五类。英民族对英语亲属词的分类更简单明确,直接将二层关系直系亲属和表亲、叔伯亲归为一类。虽然这两种分类都包含了近亲、姻亲和养/继亲的类,但内在机制却很不相同。英民族对英语亲属词分类的依据是有无血缘关系和是否属于核心家庭。血缘关系是最原始的亲属关系,非血缘关系包含姻亲关系和养/继亲关系,是法律的契约关系。^[37]这种法律的契约关系甚至在许多英语亲属词上被明确地标记出来,如“brother-in-law”和“sister-in-law”。对核心家庭的重视体现了英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有别于汉民族传统的“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生活方式。无论是血缘、契约还是核心家庭、非核心家庭,英民族对英语亲属词分类的依据都非常严谨,能够反映亲属关系的本质。汉民族对汉族亲属词分类的依据是“亲属的亲密程度”和“姻亲/非姻亲”。张积家和陈俊认为,亲属的亲密程度由血缘关系和亲属间的联系频率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分类者的感情因素,^[7]相对说来不够严谨。比较汉民族的汉语亲属词语义空间图与英民族的英语亲属词语义空间图可发现,汉语亲属词的聚类比较分散,英语亲属词的聚类却十分紧密。因此,英民族的英语亲属词概念结构具有如下特点:(1)重视血缘关系;(2)重视契约关系;(3)重视核心家庭。汉民族的亲属词概

念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重视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既包括血缘关系,又包括感情关系。(2)重视婚姻关系,婚姻关系只是亲属之间法律契约关系的一种,养/继亲关系也属于法律的契约关系。虽然在汉语亲属词的分类中存在养/继亲的类,但养/继亲的法律契约关系并没有体现在汉语亲属词语义空间的维度中。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继亲无论在名义上还是权利、义务上都与直系血亲相同,虽然在亲密程度上可能差一些。^[6](3)核心家庭的地位不凸显,没有成为汉族人亲属词分类的重要维度。

(二)英民族与汉民族在亲属词语义加工中的空间隐喻比较

汉民族在亲属词语义加工中存在“辈分-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高辈分的亲属词呈现在屏幕的上方加工得快,低辈分的亲属词呈现在屏幕的下方加工得快。英民族在亲属词的语义加工中只出现了部分的“辈分-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高辈分的亲属词呈现在屏幕的上方加工得快,低辈分的亲属词呈现在屏幕的上方与下方的反应时差异却不显著。汉民族在平辈亲属词的语义加工中不存在“长幼-左右”隐喻一致性效应,英民族在同辈长幼亲属词的语义加工中也不存在“长幼-左右”隐喻一致性效应。

(三)英民族与汉民族亲属词概念表征的异同

首先,英民族、汉民族的亲属词概念表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英民族、汉民族的亲属词主要类别相似,都包含近亲、姻亲和养/继亲的类。这是由人类的亲属关系、语言和认知的普遍性决定的。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的相似经验决定了语言表达的相似性。对世界上的所有民族而言,亲属关系具有共同的特点,这些共同的特点使得语言中的亲属术语在原则上保持功能稳定。^[38]例如,亲属关系都基于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而形成,都包含近亲、表亲和叔伯亲、姻亲的类;无论采取何种亲属制度,不同民族的核心亲属大致相同。

2.英民族、汉民族在同辈长幼亲属词的语义加工中均不存在“长幼-左右”隐喻一致性效应。这说明,英民族、汉民族对待平辈亲属的态度是类似的,均不存在“尊长卑幼”意识。因此,虽然英民族、汉民族的历史文化差异巨大,但在现代,在对待平辈亲属的态度上却出现了趋同之势。因为越来越多

的汉族人接触了西方文化,他们接受了英文化中自由平等、追寻个性化的内涵,使得汉族人同辈之间的尊长卑幼意识弱化了;计划生育导致独生子女增多,也使得众多的汉族人缺乏产生同辈之间尊长卑幼意识的土壤;汉族人的家庭结构也越来越像英民族一样简单化、核心家庭化。因此,平辈亲属之间缺乏尊长卑幼意识与英民族的民族性格相吻合,而汉民族缺乏同辈之间尊长卑幼的意识则更多地与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有关。

此外,英民族、汉民族亲属词的概念表征也具有明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英民族对英语亲属词的分类比较明确,每一类亲属词的聚类都十分集中,不同类别的亲属词之间界限清晰。汉民族对汉语亲属词的分类比较分散,不同类别的亲属词之间界限模糊。这一方面是受生活方式及历史文化影响,英民族的亲属关系简单,亲属词少,汉民族的亲属关系复杂,亲属词多;另一方面也与两个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有关。

2.对血缘关系和亲密关系的重视程度不同。英民族将有血缘关系作为亲属词分类的第一维度,因为对任何民族和任何文化而言,血缘关系都是最原始、最本质的亲属关系。非血缘关系包含了姻亲关系和养/继亲关系,体现为法律的契约关系。在现代英语社会中,核心家庭的结构比以往更加复杂。姻亲关系不再是亲属关系中唯一的契约关系,继亲关系和收养关系越来越普遍,而且被家庭成员所接受,成为新型的契约亲属关系。这些关系在英语亲属词中往往都以“-in-law”(在法律上)、“step-”(继、后)等词缀形式或者“adoptive”(收养)、“foster”(养育、抚育)等语素形式标记出来。肖二平和张积家认为,亲属词通过语言标记影响亲属关系认知。^[15]亲属词中的语言标记有助于个体区分血缘关系与契约关系。在对亲属词的分类中,英民族区分血缘关系和契约关系,划分依据严谨、理性,体现出追寻事物本原、本质的思维特点。汉民族将“亲属的亲密程度”作为分类的第一维度、将“姻亲/非姻亲”作为分类的第二维度,体现了另外一种文化和思维方式。首先,“亲属的亲密程度”的实质是血缘因素和感情因素的综合作用。虽然传统中国本质上是家族社会,非常重视血缘关系,^[39]但是在汉族人的复杂亲属关系中,血缘的作用远不如在英民族中那么纯粹和重要,人们在亲属关系中融入了相当程度的感情色彩。中国历来就有“远亲

不如近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语言表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结拜异姓兄弟、拜干亲的风气浓厚。“干亲”就是由无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结成的“亲戚”。汉族人也经常将“爷、奶、伯、叔、姨、姑、哥、姐、弟、妹”等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称谓用于称呼无亲属关系的人。因此,“亲属的亲密程度”作为分类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血缘关系的影响,融入了感情因素的作用。例如,在汉族人的亲属词分类中,“养/继亲”本是无血缘关系的亲属,却被划入亲密程度高的亲属中。这种感情因素所造成的汉族亲属词分类界限的模糊性,也导致了汉族对亲属关系本质认知的模糊性。“姻亲/非姻亲”作为分类标准体现了汉族人对于婚姻关系的重视,这是因为,婚姻关系是汉族家族关系延续和存在的基础。不同的家族之间通过联姻而壮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声势显赫的家族往往通过联姻而抱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汉族人的姻亲包含三种关系:(1)血亲的配偶;(2)配偶的血亲;(3)配偶的血亲的配偶。正是这些复杂的姻亲关系构成了汉族纷繁庞杂的亲属关系网络。而对于同为契约关系的养/继亲关系,汉族人并不十分在意,他们倾向于以一种类似于对待血亲的态度来对待养/继亲。

3. 对核心家庭的重视程度不同。英民族将是否是核心家庭成员作为重要的亲属词分类维度。汉族在对亲属词分类时,却较少考虑核心家庭的因素。对比发现,在英民族与汉族的亲属词分类中,都存在“近亲”的类,英民族“近亲”的类包括 father、mother、brother、sister、son、daughter、wife、husband,汉族“近亲”的类包括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儿子、女儿、丈夫、妻子,两个民族“近亲”的内涵和外延基本相同,均为核心家庭成员。但是,英民族将 grandfather、grandmother、grandson、granddaughter 与表亲/叔伯亲分在了一起,汉族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单独分成一类,称之为“两层关系直系亲属”。在汉族大学生对 138 个汉语亲属词的分类中,这些两层关系直系亲属甚至被划分到“近亲”的类中,其亲密程度相当于一层关系亲属。^[6]之所以如此,既与英民族、汉族的不同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两个民族的不同文化有关。一方面,英民族源于游牧民族,他们自古以来就逐水草而居,以小家庭的生活方式为主,主要亲属即为核心家庭成员。核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明显区别于与其他亲属的关系,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汉族属于农耕民族,世代代依赖于土地,自古以来就以家族聚居的方式生活,“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现象十分普遍。另一方面,汉族人自古以来就没有全民信仰的宗教,却有强烈的祖先崇拜,十分重视家族的延续与发展。例如,汉族人将孙辈人看成是家族的延续。在丧葬语境中,汉族被试将孙子与孙女单独分成了一类,体现了汉族人对孙辈的重视。^[1]《说文》曰:“子之子曰孙。从子从系。系,续也,言顺续先祖之后也。”汉族的“隔代亲”现象也十分普遍。汉族的家族成员之间、亲戚之间在生活中互帮互助,体现了家族制度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庞大的家族聚居生活方式导致汉族的亲属关系十分复杂。

4. 对亲属概念的隐喻方式不同。隐喻方式受各民族的文化图式影响。^[34]辈分概念在英民族和汉族的亲属关系认知中作用不同。汉族在亲属词语义加工中存在完整的“辈分-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英民族的“辈分-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却只体现在“长辈-上方”关系中。这说明,汉族存在较强的“尊长卑幼”意识,英民族仅存在“尊长”意识,却不存在“卑幼”意识。这与英、汉两民族的历史文化是相符的。亲属文化图式影响亲属词的隐喻方式。在汉族中,亲属辈分的高低与地位的尊卑甚至权力的大小相关,尊长卑幼在汉文化中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稳固的根基。^[38]晚辈对长辈决不可以直呼其名,汉族的尊长卑幼观念体现出宗法等级的性质。英民族虽然尊敬长辈,却十分注重长辈和晚辈的平等关系,这是因为英美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平行的,人们主张自由平等、个性解放。英民族笃信基督教或天主教,基督教或天主教宣扬除神以外,人人平等,家庭成员地位平等,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无从属关系。这使得他们在称谓上更主张采用平等的称呼——直呼其名。

(四)从英汉亲属词概念表征差异看两民族的思维方式差异

萨丕尔指出,语言影响思维。语言是思维的外化。^[40]英、汉两个民族亲属词概念表征的差异既体现了两种亲属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差异,也体现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

英民族擅长抽象思维和分析思维,提倡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探寻事物的本质。英民族的抽象思维能力强,因此亲属词的数量少,反映的亲属关系也更为概括;英民族的分析思维能力也强,他们采

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亲属词分类,重视亲属关系的本质特征。这种探寻事物本质的思维特征使得西方的自然学科更为发达。与英民族不同,汉民族的抽象思维和分析思维能力均弱。汉族人擅长具象思维,这从繁杂具体的亲属称谓中就可以看出来。汉语几乎对每一亲属都设有专门具体的称谓。汉族人的关联性思维更加发达,在认识世界时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关联性思维具有强烈的比喻、联想、类推和形象性特征。Granet在《中国人的思维》中说,从诸子百家时期到道家、儒家统治时期,关联性思维都是古代中国人思维的最主要特征。^[41]例如,汉族先人将天与人、自然与社会、气象与政治、肉体与精神、自我与非我相关联,体现出一种超越自然的唯心主义倾向,这是一种非科学的、非逻辑的思维方式。即便到了现代,这种特质在汉族人的思维中依然存在。在亲属词分类中,汉族人注重亲密关系、姻亲关系而非血缘关系,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作用,导致汉语亲属词的分类界限模糊,聚类分散。因此,英民族具有独特的亲属词概念表征,一方面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契约意识等历史文化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善于分析和追求事物的本质、注重客观真相的思维方式有关。英、汉两个民族亲属词概念表征的差异是两个民族亲属制度、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双重作用的结果。

本研究仍存在某些局限。受被试选择的限制,被试是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他们在中国学习,汉语也达到了一定水平,难免在某种程度上受汉文化的影响。另外,汪新筱等人发现,汉族人在平辈亲属词语义加工中存在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作者认为,长幼概念属于尊卑概念,在平辈亲属词语义加工中对“上/下”概念的激活强于对“左/右”概念的激活,说明汉族人对待平辈亲属仍然存在尊长卑幼意识。^[35]英民族在平辈亲属词语义加工中是否存在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六、结 论

(1)英民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有两个维度:血亲/非血亲;核心家庭成员/非核心家庭成员。亲属词被聚成了四类:近亲属;二层关系直系亲属和表亲/叔伯亲;姻亲;养/继亲。

(2)英民族在加工异辈亲属词时出现了部分的“辈分-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即“长辈-上方”隐

喻一致性效应。在加工同辈长幼亲属词时未出现“长幼-左右”隐喻一致性效应。

(3)英、汉两个民族亲属词概念表征的差异体现了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

(作者简介:王丹,安徽宣城人,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龙璐娇,湖南凤凰人,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硕士研究生;张积家,山东蓬莱人,心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国家民委“民族语言文化心理”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 [1] 张积家,王娟,肖二平,等.文化和情境影响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心理学报,2013(8).
- [2] A. M. COLLINS, E. F. LOFTUS. *A Spreading-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Process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5, 82: 407—428.
- [3] 王雪燕.《尔雅·释亲》的文化考释.前沿,2006(5).
- [4] F. LOUNSBURY.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Kinship Semantics*// H. G. LUNTED (Ed.).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The Hague: Mouton, 1964: 1073—1093.
- [5] G. LEECH.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London: Penguin, 1974:79—101.
- [6] 张积家,陈俊.大学生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研究.社会心理研究,2001(4).
- [7] 张积家,陈俊.汉语亲属词概念结构再探.语言科学,2004(1).
- [8] 张积家,李斐.汉族儿童亲属词概念结构发展研究.应用心理学,2007(1).
- [9] 张积家,和秀梅.纳西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兼同汉族亲属词概念结构比较.心理学报,2004(6).
- [10] 肖二平,张积家,王娟,等.摩梭人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兼与汉族、纳西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比较.心理学报,2010(10).
- [11] 张积家,杨晨,崔占玲.傣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 [12] 王娟,张积家,刘翔,等.彝族人、白族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兼与摩梭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比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 [13] 崔占玲,刘焯,张积家.基诺族中学生的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特点及其成因.心理科学,2012(4).
- [14] 和秀梅,张积家,马若蕾.维吾尔语亲属词的概念结构.中国民族学,2014(2).
- [15] 肖二平,张积家.从亲属词分类看民族语言对民族心

- 理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2012(8).
- [16] A. F. C. WALLACE. *Culture and Cognition*. Science, 1962, 135: 351—357.
- [17] W. H. GOODENOUGH. *Yankee Kinship Terminology: A Problem in Componential Analysi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65, 67: 259—287.
- [18] 卢培培. 汉英亲属语义场研究.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9).
- [19] 石安石. 二十世纪的中国普通语言学. 语文研究, 1998(2).
- [20] L. BAX. From Sister to Grandfathers.: A 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the Kinship System of English, Fanti and Russian. Utrecht: Utrecht University, 2015: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 [21] G. LAKOFF,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2] 赵艳芳. 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3).
- [23] 李惠娟, 张积家, 张瑞芯. 上下意象图式对羌族亲属词认知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14(4).
- [24] 刘丽虹, 张积家. 时间的空间隐喻对汉语母语者时间认知的影响.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9(4).
- [25] 宋宜琪, 张积家. 空间隐喻和形状变化对物体内隐时间概念加工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14(2).
- [26] 刘瑞琴. 谈 UP 和 DOWN 的意象图式及隐喻拓展.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 2009(2).
- [27] 彭卓. 英语方位词“前后”“上下”“左右”时间隐喻的认知研究. 中国外语教育, 2014(3).
- [28] B. P. MEIER, M. SELBOM, D. B. WYGANT. *Failing to Take the Moral High Ground: Psychopathy and the Vertical Representation of Mor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7, 43: 757—767.
- [29] 吴念阳, 刘慧敏, 徐凝婷. 褒贬义形容词的垂直方位表征. 心理科学, 2009(3).
- [30] 张积家, 何本炫, 陈栩茜. “上下意象图式”对汉语成语感情色彩加工的影响. 心理学探新, 2011(2).
- [31] S. R. GIESSNER, T. W. SCHUBERT. *High in the Hierarchy: How Vertical Location and Judgments of Leaders' Power Are Interrelate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7, 104: 30—44.
- [32] 许晓迪. 现代汉语社会地位的空间隐喻实验研究.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 [33] A. KRANJEC, L. MCDONOUGH. *The Implicit and Explicit Embodiment of Time*.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1, 43: 735—748.
- [34] 和秀梅, 张夏妮, 张积家, 等. 文化图式影响亲属词语义加工中的空间隐喻——来自汉族人和摩梭人的证据. 心理学报, 2015(5).
- [35] 汪新筱, 严秀英, 张积家, 等. 平辈亲属词语义加工中长幼概念的空间隐喻和重量隐喻——来自中国朝鲜族和汉族的证据. 心理学报, 2017(2).
- [36] [美] 摩尔根. 古代社会. 杨东莼, 马雍, 马巨,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391.
- [37] M. OSAKWE. *Social Meaning and Kinship Terms in English and Ukwuani*. Cancer Letters, 2012, 135: 223—228.
- [38] 韩劭, 张积家. 汉语亲属词概念结构的实验研究.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9).
- [39] 黎昌抱. 英汉亲属称谓词国俗差异研究. 外国语文, 2001(2).
- [40] [美] 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 陆卓元,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11—16.
- [41] 孙邦金. 中国古代的关联性思维与主体的责任. 温州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4(4).
- 【责任编辑: 王建平; 助理编辑: 杨孟葳; 责任校对: 杨孟葳】